

T4686/4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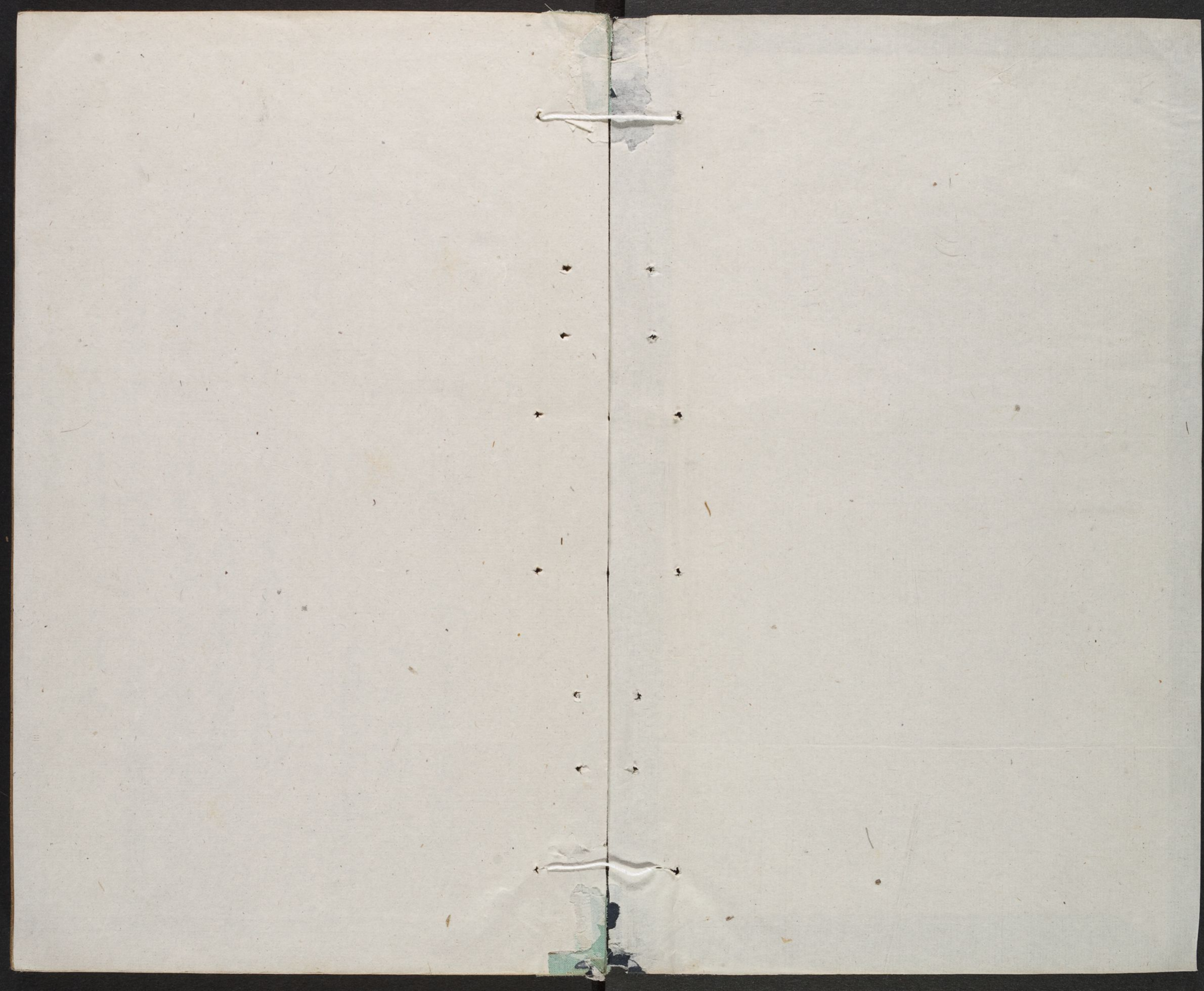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昭代典則卷之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壬寅 春正月蒙古張良弼敗李思齊于武功

察罕銜張良弼與李思齊遣兵圍良弼於鹿臺元主復  
詔和鮮之恐其終不和也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  
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  
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辛酉我 高皇帝至龍興

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既降我。高皇帝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高皇帝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高皇帝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高皇帝責其反覆不誠。囚送建康。

辛未寧州土豪陳龍以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來降。○癸酉陳友諒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曾粹中來降。以本立爲江西行省叅政。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命還守吉安。○故徐壽輝袁州守將歐晉祥來降。命以本部軍馬仍守袁州。○乙亥陳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來降。○二月彗星見。

初見於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犯離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長二丈餘。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

癸未。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于張士誠。嚴州守臣朱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

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于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歿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

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計。高皇帝卽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丁亥。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賀仁得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得所迫。亦不屈而死。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辛卯我 高皇帝還建康

我高皇帝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江西叅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瑞等還建康。

夏四月朔。長星見。

其形如春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四十餘日始滅。

○乙亥。熒惑

不見。

熒惑離太陽三十九度。不見。當出不出。

○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

丞徐達等復取之。

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心。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故未即發。及高皇帝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於已。乃微言於高皇帝。即發使詣洪都。令二人將所

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商人布舡。因掠其布爲旗號。反兵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賊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於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於難。愈至建康。具言康祝之叛。高皇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泰走康信。爲追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高皇帝以廷瑞故。特宥

之。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叅政鄧愈鎮洪都。

明玉珍破雲南遂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縣陝西叅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六月彗出紫微垣○西域回人那兀納總諸番互市至泉州作亂遂據州城蒙古平章燕只不花遣陳駭討平之○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統其兵時山東俱平惟益都獨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

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詣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又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之以爲子○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



昭代典貝 卷之三  
據忠効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誠雖共起義兵而末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榮粗勇善戰與高皇帝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惧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

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斬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慄悍有膽略所至害毒人呼爲饒大膽初天瑞寇吉安本立遣元帥曾萬中粹中間道走建康求救時大都督朱文正鎮洪都高皇帝遂命文正往救之師未發而吉安陷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叅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

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擴廓既領兵復讐。誓必討賊。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蒙古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不報。

疏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二曰罷造作。三口講論聖學。四曰詢謀老成。五曰去姑息。六曰開言路。七曰明賞罰。八曰公選舉。九曰察佞倖。十曰嚴宿衛。十一曰省佛事。十二曰絕濫賞。十三曰罷各官屯田。十四曰減常歲計。

置。十五曰招集衛兵。十六曰廣闢屯田。十七曰獎勸守令。十八曰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脫火赤言乞罷三宮造作。元主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士瞻首及之。疏入不報。

十二月蒙古立塔思帖木兒爲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竒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爲王。以竒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

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七十騎。走歸京師。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高皇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荅。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夫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

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貲。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 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

國號大夏 改元天統 ○歲星退

犯軒轅大星 ○二月蒙古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

擴廓留鎖住以兵守益都。自還河南。元朝方倚之爲安。而孛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歿。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詔諭解。而讐隙日深。○胡粹中曰。擴廓旣克田豐等。正當乘銳收復中原。諭告群雄。共獎王室。乃引兵還河南。爲自安之計。朝廷何所倚乎。

壬申申將士屯田之令

我高皇帝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伋。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三月彗星見東方。○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

師擊走之。

先是劉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張士誠遣將呂珍攻安豐。入其城。殺福通等。三月辛丑。高皇帝率右丞徐達。叅政常遇春等。擊安豐。呂珍聞大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河。沙際皆樹木柵。繚以竹籬。外掘重塹。極力以拒。我師先攻拔其中壘。入據之。呂珍急攻我師。殊死戰。高皇帝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勝。珍兵大敗。時廬州左君弼以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遁走。帝還。命徐達等移師廬州圍之。

夏四月。熒惑犯歲星。○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攻張良弼。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擴廓總兵思

齊心不平。而良弼孔興脫列伯皆恃功懷異。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虎林赤西攻良弼於塵臺。而思齊與良弼合。兵連不能攻罷。○胡粹中曰。擴廓初統父兵。不思効忠以靖國難。既修怨。孛羅又開釁。良弼兵連不解。卒之無功。以至國亡。由是而言。擴廓亦群雄之一。未可以言純臣也。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叅政劉齊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人徇于洪都下。○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死之。○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伏誅。子理走據武昌。

初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艫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叅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

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鏡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迺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忠禦之。暮坐宮步門。

樓。指揮士卒。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高皇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

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搆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馮燾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湖。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高皇帝率舟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鬪。諸公當

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

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帝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歿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帝御樓船鳴鈺。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不能當。殺溺死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

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曉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鬪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湏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



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舳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

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僂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

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

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廻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渚磯，嘗遣使賫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

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  
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  
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  
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  
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  
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住湖中  
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  
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壬戌。  
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  
趨南湖嘴。爲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  
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

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  
矣。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  
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  
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  
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歿。諸軍聞之。大  
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  
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叅政曾某。樞密使李才  
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  
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  
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  
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廼改

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

太白犯左執法歲星犯右執法○九月太白犯填星辰星犯亢○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

先是士誠雖降蒙古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置之而達識帖睦迺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置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朝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迺恐逆其意為所害乃為請于元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

使徵糧于張士誠士誠不與東用海運遂絕

壬申我 高皇帝至建康

壬申 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帝曰汝不聞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於西失衆心也夫師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

以為吾破也。諸將皆嘆服。

壬午我高皇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壬寅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冬十月朔山東赤氣千里。○蒙古孛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先是擴廓侵孛羅。孛羅奏其蹈襲父惡。有不臣之罪。至是復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擒其二將。軍遂不振。

十一月蒙古殺太傅太平。

初元主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關。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聞其已去而復留。令御史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搠思監因誣奏之。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年六十三。○胡粹中曰。至正宰相。惟太平德宏識遠。為時論所服。故朶兒只紐的該伯撒里皆國勲舊。拳拳推獎。不賢而能若是乎。當時國危政亂。奸邪視忠直如仇。惟恐去之不速。而太平聞命宿留。雖曰一飯不忘。然忠不見信。卒蹈危禍。可悲也夫。

十二月蒙古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被黜

時宦者朴不花橐驪內侍太子外結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建立顧以二監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論祖仁以橐驪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

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喻旨祖仁復上疏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監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官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甲寅我高皇帝至建康

十二月丙申朔。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狃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帝至建康。戊午。閱武于鷄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帝曰。陣勢或員或方。或縱或橫。歛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 春正月我 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帝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諭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徒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

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二月我 高皇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平。

二月乙未 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

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帝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帝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曰。吾兵力



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飢困帝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

故陳友諒兄友才來降

友才始以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聞帝親征武昌遣忠信援之忠信戰敗而降帝授忠信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于益陽之高山忠信異詞開諭之於是友才亦降與其子大俱送建康

三月乙丑朔我高皇帝至建康

二月丙辰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三月乙丑帝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爲歸德侯下令諭臣民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之上戡定綏寧疆宇日濶乃者陳友諒弒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

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下。友諒稔惡不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頓兵洪都城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建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漢。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句容儒士戎簡見上。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窠之下完有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

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校兵。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

大都督府。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各行省平章政事

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叅知政事從二品。餘侍衛親軍都護府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并千戶所鎮撫百戶各品秩有差。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畢。因論及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帝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竒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

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宣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庚午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罷江左州郡諸翼。

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

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江西行省進鏤金床燬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高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燬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帝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廷臣上疏勸。帝淵

默以怡養神氣。帝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神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帝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盜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餽

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帝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精。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帝與詹同等論及時事。因言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

與其子恪諧謔。帝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帝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襍故也。帝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帝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

今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帝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帝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為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

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祀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死於敵者

○巳巳命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

祀陳友諒寇洪都諸臣死者

○壬戌立部伍法

初帝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為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為指揮滿千者為千戶百人者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眾

皆悅服以爲良法。

始設給事中○蒙古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命擴廓帖木兒討之

初搠思監徇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煅煉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

擴廓帖木兒討之。

夏四月歲星逆行入端門

自去年九月東行入右掖門犯右執法出端門留三十餘日犯左執法今又逆行入端門出右掖門又犯右執法。

蒙古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搠思監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出奔

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非出元主意遂令秃監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秃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

使達達國師卽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  
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保  
仍守禦大同禿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慟  
哭請罪元主宴資之授平章政事迺引軍還大同  
五月愛猷識理達臘還遣兵攻大同孛羅帖木兒復舉兵  
犯闕愛猷識理達臘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以孛羅帖木  
兒爲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  
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  
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  
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迫大同孛羅留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舉兵向闕前鋒入居  
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扈從  
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孛羅兵駐建  
德門外與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元  
主亦泣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孛羅又使翰林  
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  
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  
士爲之遂以孛羅爲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  
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  
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孛羅旣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  
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



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六月三星晝見。○戊戌滿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溪洞長官硬徹津等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授官命。○秋七月癸亥太白歲星合于翼甲子歲星犯左執法。○丁丑我師克廬州。

先是帝命左相國徐達等率師取廬州左君弼君弼聞達至懼不敵遁入安豐令其將張渙殷從道等城守達等至督兵圍之渙君弼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爲樓兒張廬州被圍久衆皆飢困不能戰張渙與賈丑潛通款于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於是我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渙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城

執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已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來降。帝令榮還守舒城改廬州路爲府令江淮行省平章俞通海攝省事以鎮之。

八月朔日有食之。○張士誠逐蒙古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以其弟士信代之。

時右丞荅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幣數媒孽達識帖睦迺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迺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印遷于嘉興休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普

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盃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以其死較達識爲差勝云。

蒙古許有壬卒。○乙未命左相國徐達率師按行荆湖等處。

先是陳友諒旣滅。荆襄諸郡多款附。至是。帝諭達曰。

今武昌旣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風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衆殃民。今命爾按行其地。當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爲盜者。卽以兵除之。毋遺民患也。

戊戌我師復吉安

先是帝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討江西上流。未附州郡。遇春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伏誅。進次吉安。時故陳友諒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

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善自爲計。鼎臣  
卽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九月辛巳。令南昌府。康郎山。及處州府。金華府。太平府。各  
功臣廟。有司依期致祭。○我師取江陵。故陳友諒平章姜  
珏以城降。

先是珏聞友諒敗。遣人來朝。高皇帝以書諭之曰。王  
尚書劉太監至。言爾慷慨磊落。摠誠歸附。予甚嘉之。古  
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  
之所屬。以所部全疆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  
人。其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  
赤子於鋒鏑。而卒取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荊州自

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而民獲生全。足下之功不少  
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倚注之  
意。珏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勢窮。自詣達乞降。  
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  
禁民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爲荊州府。  
乙酉。我師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興以德率耆民出降。○  
歸州故陳友諒守將楊興以城來降。○冬十月辛酉。令中  
書省用人各適其宜。

帝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  
總率郡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  
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楠而爲榱棟。委大於

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帝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有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乘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帝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爲親黨，中外自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十一月戊子，命平章湯和救長興，擊張士信兵，敗之。十月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恚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辛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十二月庚寅，我師克辰州，遂克衡州。

先是辰州爲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據白雲關以拒，彬與戰，敗之。文貴棄辰州走湖南。初丙申歲，南寧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萬戶爲元守衡州。歲庚子，以其有功，陞爲左

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衡城退保永

州

乙巳 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

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高皇帝命平章

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

廣洋叅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

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

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以爲

國家用。一則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

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

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

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郿無

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帝命。時天瑞拒守益

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

勿殺。故欲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

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

震奮鐵槌以拒。且鬪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至是

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

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帝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

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

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

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

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歛民財，及其既降，有司仍舊徵之。帝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指揮，後復姓田氏。

我師克寶慶路，蒙古守將唐隆道遁去。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隆道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達等賞賚而遣之。帝以湖湘既平，命達班師還京。

甲戌故陳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等、南雄守將孫榮祖等皆來降。

平章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止踰嶺南，招諭韶州諸郡未下。於是韶州守將回僉張秉彝、院判郭容、叅政李如章、僉事張鵬飛、總管錢旭及南雄守將張榮祖等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璵守南雄，令秉彝仍守韶州，常遇春軍還。帝御戟門，頒賞勞之。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高皇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帝撫之愛如己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帝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卽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旣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帝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

楊偕以龍鳳爲飾。又恐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者皆詭辭。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欽冰奏之。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卽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詔之。文正不意。帝遽至。倉卒出迎。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巳丑蒙古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我處州。叅軍胡深擊遁之。復追敗之。遂下浦城。○丙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帝以謝再興守諸全。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再興以夢庚處已上。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欒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李夢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

昭代典具 卷之三  
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  
又以兵自桐廬遡釣臺烏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  
扼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  
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下令諸軍啣枚  
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復遣使以彼衆  
我寡爲言請濟師文忠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百  
萬衆兵在精不在衆也丁巳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  
白氣覆我車上或曰此勝敵之兆也至日脯謀報寇將  
至夜四鼓新城知援至潛緹卒以寇中事來報約詰旦  
會戰文忠乃集諸將戒曰敵兵甚衆今當盡死力擊之  
不如令者斬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

守蟄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元帥徐大  
興湯克明爲左翼千戶王英葉旺佐之指揮張斌元帥  
張俊爲先鋒關忠郭義佐之嚴德王德爲右翼夏子實  
陶文興佐之中軍文忠自將之旣而直營右數里望見  
烟焰勃興疑爲寇兵乃分前龍游總制夏仲毅將後軍  
守隘備之會處州叅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  
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旣交  
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稍而斃敵中軍梟將周遇  
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遂大潰棄兵  
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輻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  
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乘勝



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士誠同僉韓謙。理問滕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匹。輜重鎧甲甚衆。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孛羅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秃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兵也。速次良鄉不進。

而謀之於衆。皆以爲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攻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初擴廓帖木兒將輔太子入討孛羅。遣使傳太子旨。賜張禎以上尊。且訪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南外。長淮南北。悉爲坵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

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

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夏四月己丑。叅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庚寅。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漢諸郡。

帝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

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皆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扇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以往。

五月癸亥。感犯太微垣。○蒙古大都雨。斃

斃長尺餘。或言于元主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戊申元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乙亥。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帝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

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

建康。

下酉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射死。鼎臣恣肆剽掠我元帥王

國寶擊潰之壬子我師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

鼎臣中弩死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我師克崇安。遂進攻建寧。叅軍

胡深為陳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先是叅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眾。敗奔崇安。

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帝如

深言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

杉關會胡深進兵擊之。朱亮祖等克崇安。遂進攻建寧。

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亮祖即欲

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

未可與戰。亮祖曰。叅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

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

進兵。深猶不可。適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

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進擊之。破其二門。德

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

安。而兵圍不鮮。難以持久。即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

深馬蹶。遂為所執。送于友定。深盛稱帝神聖威。武羣

雄屬心。以諭友定。友定本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

深遂遇害。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

公。○秋七月。填星歲星熒惑聚于角亢。○蒙古孛羅帖木

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字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晏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刺等陰置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字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見自衆中奮出砍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字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秃堅引輕兵走入思兒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巳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

丁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帝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藝先歸於周。若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倘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昭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爾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嘗爲兵者，仍俾爲兵；舊爲民者，宜歸之。有同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

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鄰於王保保。若汝之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脇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債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

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乙丑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吉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還大都。

元主遣使函字羅首往與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

爲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

丙辰置國子學于應天府。

以故集慶路學爲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

冬十月戊戌下令征張士誠

戊戌 帝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我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殺掠違者

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辛丑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取泰州

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

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達兵旣出江口。帝遣使諭達曰。邇聞王保

保兵入關中。爲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還至汴梁。復東取樂安。又爲俞寶所敗。追過清河。溺死者甚衆。今王保保驅其人民已北遁矣。孔興脫烈伯天保奴兵走三晉。汴梁唐鄧南陽之間。餘兵據守。尚未寧息。河南洛河水決。漂蕩三千餘家。天下擾擾如此。當何時可定也。此

迤北消息。汝宜知之。夫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師。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馬三十疋。舡二百艘。遂駐軍於海安壩上。丁未徐達兵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卒四百餘人。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又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一百二十九人。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帝卽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次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

兵還備水寨。我兵旣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古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之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俟我軍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軍勢分。首尾衡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當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慎勿出兵。至十二日十三日。乃可用師。己未帝復遣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



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卽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旣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

蒙古以方國珍爲淮南左丞相。○閏十月蒙古封廓擴帖木兒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伯撒里累朝勲舊。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視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

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擴廓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戊辰我師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伏誅。

初周安據永新。陳友諒亡。安卽來附。命仍守永新。及我師入安福。計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拒命。平章湯和進兵攻之。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寨。遂圍其城。帝遣使諭周安曰。爾本我之武臣。分守境土。近因大軍征討逆賊。饒鼎臣。爾等心懷疑懼。故至於此。旅拒王師。已及三月。糧絕力盡。欲遁則無所歸。欲降則懼不受。以此偷生日暮。予聞之惻然于懷。恐城下

時代典具 卷之三  
之日。玉石不分。使我赤子肝腦塗地。咎有所歸。令到之日。果能革心效順。棄甲來歸。悉宥前愆。安等仍猶豫未決。至是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

庚辰我師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凡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疋。以所俘五千人送建康。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爲請。帝遣使諭達。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

萬歲而去。

十一月太白辰星熒惑聚斗。○張士誠遣兵寇我宜興。命徐達率兵擊敗之。○十二月歲星掩房。○張士誠遣兵寇吉安。我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江左陸翀之手校

昭代典則卷之三

昭代典則卷之三

